●天津园林的人文旧事(五)

水西庄及水西余韵

章用秀

水西庄约建于清雍正元年(1723),是天津芦盐巨商查日乾与其子营建的私家园林,兴盛于乾隆年间,被誉为清代三大私家园林之一。水西庄是天津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,也是大运河历史文化的集中展现,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相依相存,在天津园林史和文化史上占据了独特的地位。

关于查氏水西庄的建园,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陈元龙在《水西庄记》中说:"天行(查日乾),夙负异才,抱远识,少游京都,乐津门之雄且沃。遂卜居有年。暇日,流连水次,有会于心,乃选材伐石,辟地而构园焉。既成,亭台映发,池沼萦抱,竹木荫庇于檐阿,花卉缤纷于阶砌,其高可以眺,其卑可以憩也。津门之胜,于是乎毕揽于几矣。遂名其名曰水西。"此后,查氏不断对水西庄进行整修和扩建。乾隆十二年(1747)兴建"小水西",乾隆二十三年(1758)复在园之偏扩建"介园"。清高宗弘历出巡,曾留住于此并即兴赋诗。一次春末夏初,园中紫芥盛开,他赏画赋诗,挥笔题名"芥园"。

水西庄方圆百亩,凭河造景。园门之前有一牌坊,进门一道溪流,上有红色板桥,连通园中诸景。在造园构思上,选择了"面卫水,背枕郊""近村仍近郭,通衢宜骑复宜船"的地方作为园址,可谓相地合宜;"斧白木以为屋,不加丹垩",以人为之美入天然,可谓立意精当。园中共有景点30多处,每一景各有特色,绝不重复。"揽翠轩"清幽典雅,"枕溪廊"曲折萦回,"数帆台"视野开阔,"绣野簃"竹影婆娑,"一犁春雨"玲珑剔透,这些景点,或为读书之处,或作休憩之所,说不尽的文雅风致。

当年的水西庄宾客如云,人文荟萃。故时人有"庇人孙北海,置驿郑南阳"之颂。一些名重一时的经学家、史学家、诗坛领袖,如陈仪、英廉、陈元龙、钱陈群、杭世骏、吴廷华、万光泰、厉鹗、陈皋、汪沆、刘文煊、朱岷等,或往来于水西庄,或寄居于水西庄。在水西庄,查为仁曾与著名文学家、浙西词派的重要作家厉鹗共同笺注南宋人周密选编的南宋词集《绝妙好词》,因其"疏通证明之功,亦有不可泯者",故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。有的学者曾这样概括:水西庄是盐商文化的结晶、园林文化的精品、南北文化交流的窗口、津门儒雅文化的总汇。

随着查家的衰落,又历经两次水患,后又遭遇八国联军入侵后兵害,至晚清民国,水西庄唯余断垣残壁。可是,在随后的二百多年中,天津及外地文人学者咏颂水西庄的诗词竟代代不绝。水西文化延续不断,笔者粗略统计,自清嘉道以来,天津诗文集中,仅有关水西庄的诗词就有三百余首。

水西庄在嘉道时期虽尚存"未门静锁对寒流,一片蝉声古院秋"的面貌,但确已给人"风日萧闲人迹少,绿杨空抱水边楼"的凄凉(见《津门诗钞》卷二十)。当时,天津学人梅成栋为弘扬水西庄文化,曾在这里发起组织梅花诗社,集合诸名士于其中饮酒赋诗。许多名人游此故地,触景伤情,写下了不少咏怀水西庄的诗词。水西庄于同治年间亭台楼榭已全部倾圮,夷为菜园,唯山石嶙峋,与乾隆御碑并峙。此时,严修等倡议复兴该园,然未竟其功。光绪二十六年(1900)庚子之役,水西庄迭遭兵燹。庭院被踏几尽,虽存胜地之名而实无旧构。其间,文人诗家的水西庄诗作常流露出一种哀叹与愤慨。

清末民初天津学者高凌雯《农补集》中有《芥园书概》四首揭露了官家对水西故园的破坏。上世纪30年代初,严修之子严智怡通过中山公园董事会组织"水西庄遗址保管委员会",并获省府批准;后因日本侵略势力的渗透,其愿望未能实现。在此期间,文人墨客在水西遗址举行的觞咏小聚及吟咏水西庄的作品始终不断。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城南诗社的雅集与唱和。为纪念水西庄当年的人文之盛,该社社友几乎每年重阳节都来此聚会,凭吊遗址、观览遗物、赋诗纪实兼抒情,有时还将作品汇集成书。笔者藏有《癸酉展重阳水西庄酬唱集》和《乙亥重阳雅集诗录》各一。足见他们对水西庄人文的眷顾。

水西庄作为清代天津历史文化的高峰和儒雅文化的代表,是天津城市文明的标志,是在长期的历史岁月中浸润积淀形成的,也是津派文化的一种体现。赓续水西文脉,在天津文化发展史上,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理人文现象。记得张伯驹先生民国时期在言及天津的诗词创作时说道:"终古海河任枯竭,只应流不尽心源。"一代又一代的诗家文人之所以赋诗填词,对水西庄千呼万唤,并非是出于复古、厚古,而是在呼唤和倡导一种文化,一种代表古代天津文化的深层次文化。

●老物件的故事

手电筒

一 镜文并摄



有个小品曾形容昔日窘迫的日子,说家里唯一的电器,只有一把手电筒。虽然说得夸张,但在过去那些黑灯瞎火的夜晚里,手电筒的作用还是很大的。比如,以前的公厕晚上照明很差,甚至经常漆黑一片,所以手电筒几乎是大人小孩必须要带着的。再有,大杂院儿共用的电闸烧断了保险丝后,懂一些电路知识的大人都会主动出来解决,这时,旁边会有好几把手电筒的光柱抢着给换保险丝的人照亮。

我们家的手电筒是装两节1号电池的那种,不用时,大人要么把电池卸下来,单独存放,要么让电池"屁股"对"屁股",再放回电池筒里,就是为了避免"跑电",或防止电池"流汤儿"。不过,在单位值班或参加民兵执勤,用的手电筒都是能装4节1号电池的大号手电,电量足,聚光效果也非常到位,还可以拴上绳子斜挎在身上。那时候,孩子们常打着手电筒,让光柱在空中扫来扫去,或者把手电筒贴在下巴颏上,照出"鬼脸"吓唬其他小朋友。

丁子良妙手行医

曲振明

近代名医丁子良,出身北京中医世家,清代末年来津开设"敬慎医室",在天津中医界颇具名声。经他诊治痊愈者,除了普通百姓,还有一些是当时的名流,如北洋司法总长林长民之子、北洋交通总长叶恭绰之兄,以及隆茂洋行买办李泉泰的女儿等人。

丁子良还曾为在津外国人治病。德国人沃雷夫住在法租界西开教堂后,1918年某日突发右肋剧痛,西医诊断为肝痈,建议施行手术。沃雷夫三年前曾得过同类病症,对手术心存畏惧,经友人举荐,请丁子良登门诊治。丁子良见他躺在床上疼痛不止,愁容满面,切脉之后,开了一副清肝开郁、化湿涤滞汤药;又取麝香、烧酒等调和外敷患处,再贴金不换膏药。沃雷夫服下一剂汤药,疼痛便大为减轻。次日复诊调整药方,第三日已下楼迎候,病痛尽消,丁子良即为他开了常用药丸。第四天,沃雷夫已前往跑马场观看赛马,恢复如常。

陈邦怀与王国维

音 十

陈邦怀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国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。2019年,天津市文史研究馆编辑出版了《嗣朴斋丛稿》,收入陈邦怀的《说文解字古文校释》《段氏说文解字注札记》《金文拾补考释》《古器物古文字考释》四部遗稿。陈先生精于金石碑版鉴定,眼力甚高。李鹤年、孙丕容等人收藏的碑帖拓本、印谱多请陈先生过目、写跋。

陈邦怀早年研究商周文字,曾入上海广仓学会,师从王国维。陈邦怀于1925年出版《殷墟书契考释小笺》,1927年出版《殷契拾遗》,这两部著作于甲骨学有开拓之功,其成果得到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肯定。陈邦怀与王国维常有书信往还。近年来,一批新被发现和整理的王国维来往书信中,就有陈邦怀写给王国维的五封信。其中一封写道:"静安先生执事:邦怀之幼敬闻名德,岁月绵邈,识不能忘,十稔钦迟,卒未奉教,耿此于心,殊怅惘也。往者……《殷虚书契考释》,见诒罗氏于书契之学可称具体,其中所列尊说如"西"字、"凤"字、"昱"字、"羿"字之属,亦皆精确无伦……"从信中不仅看出当年陈邦怀对王国维的敬重,也透出两人在金石考古研究上的沟通与互勉。

大门起脊叫门楼

吴裕成

天津画家陆文郁生长于老城里。他好学多思,因画花鸟而钻研植物学,由标本采集而成为博物专家。他也留意社会风俗,成了津沽饮食文化的记录者。他还记录方言,成果发表于90多年前。

陆文郁记录的天津方言,涉及房屋宅院:庭院有东房、西房、南房、北房,俗称"四合",也叫"四合套";三面有房屋,称"三合"。庭巨有中厅而通前后院者,俗称"两卷"。偏院称"跨院儿",耳房曰"套间儿"。檐低若廊有门窗用来储物,称为"厦子"。院内重门俗称"二道门儿",也称"屏门",头道门称"大门"。大门起脊称"门楼",起脊而周以屏门若屋称为"虎座儿",平墙为门不起脊称为"一字墙儿",门中无重门而遮以木屏称为"插屏子"。房屋全瓦顶称"瓦房",两侧挂瓦、中间抹灰顶称为"灰瓦房",草泥顶称为"草房",也称"土房""土坯房子"。

名物是一种文化。方言名物,有关房屋宅院的内容,反映居住民俗文化。在陆文郁集纳的方言中,可见当年津地衣食住行之住。

谭家三